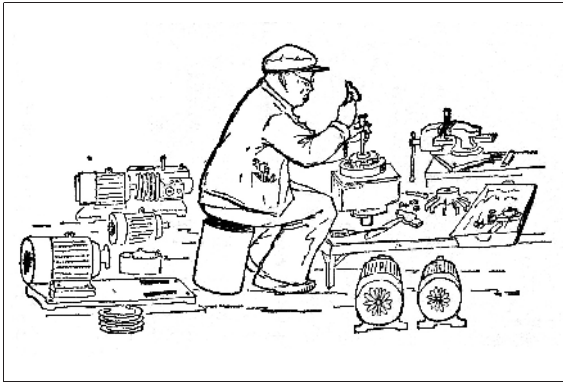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全国第七次质量月活动，评选出七名厂级质量标兵（左四为章功祥）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会宣传组为配合宣传绘制的章功祥修气泵漫画

## ■工友情怀

# “气泵”大夫

## ——追忆市劳模、北京胶印厂修理工章功祥

□郝宝璋 文/图

最近，农民工巨晓林当选全国副主席的消息见诸报端，使我想起了市劳模章功祥。1984年评选市劳模时，只有小学文化的章功祥在全系统推荐的6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，胶印车间设备更新快，管理跟不上，60多台气泵多是“带病”工作，已经严重影响生产。领机章功祥已年过半百，有37年工龄，是个非常熟练的技术工人。车间决定抽调章功祥专门负责修理气泵。他想：“生产一线与后勤辅助工作，都是革命工作，后勤搞好了，可以促进生产，后勤搞不好，会拉一线的后腿。”

他把每台气泵都建起了“病历”，编号入册，既治病又治脏。每天总是手提油壶巡回检查气泵

运行情况。“带病”气泵多时，他下力量抢修，有时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。他那戴着老花镜，坐在气泵旁聚精会神的样子，没有一个人不佩服。

当时他爱人患有精神疾患，需要照顾。他本身也有骨刺，即使炎热的夏天，腰上也要围一个宽宽的皮带。就这样，开始的头两年他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。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边学边干，掌握了各种类气泵的维修技术。工人们满意地说：过去是机台上等气泵，现在是气泵等机台。机台上需要更换气泵时，他主动送上门，负责安装，直到试风正常后才肯放心地离开，被全厂公认为“气泵”大夫。

章功祥个子不高，身材胖胖的，可心灵手巧，是工会宣传积

极分子。1987年春节，市总工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职工元宵节灯展，章功祥花了9.35元，制作了造型生动的龙灯。他为扎糊这盏龙灯，提前搜集材料，用废钢丝、废铅丝做骨架，下脚料的电化铝片做龙鳞、龙爪，文具店买皱纹纸糊龙身，龙灯周围装饰的小彩灯泡是厂里举办舞会用的，灯展结束后再还回原处。

当时《北京日报》在评论这盏龙灯时说：“这盏灯艺术性是值得赞赏的。然而更应该赞赏的，是这盏灯的作者——章功祥老师傅的勤俭精神。”龙灯展开幕那天，章功祥受到市总工会有关领导的亲切接见。

章功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病去世，他忘我劳动的拼搏精神，至今让人难忘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# 不服老的老妈

□马亚伟 文/图

回到老家，我和妹妹左一个“老妈”，右一个“老妈”，叫得那个亲啊。谁知，老妈突然说：“以后你们甭叫我‘老妈’了，我有那么老吗？”我和妹妹哈哈大笑，妹妹说：“‘老妈’的老不是说你老，是一种昵称。还有管妹妹叫‘老妹’的呢，亲切。”老妈说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别叫我老妈！”

其实呢，这是老妈不服老的表现。她越来越忌讳“老”字，而且千方百计“表现”出她并不老。

老妈都60多岁了，却喜欢上了鲜艳的衣服。那次，我买了一个大红的T恤，穿着有点肥。老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要不然我试试看，能穿就给我，省得浪费。”

老妈穿上那件大红的T恤，顿时显得精神焕发。她在镜子前一照，眼睛放光，得意地说：“还别说，我穿上真的挺好的。”我偷偷笑了。以后买衣服，我总给她挑鲜艳的，而且还讲究款



式，把老妈哄得很开心。

这几年，我不让老妈做针线活儿了，她的眼睛不好，做针线活儿吃力。可是，她哪里肯听？给孩子们做衣服，她飞针走线，动作利索。做完后，还一个劲在我们面前展示她的“作品”：她把衣服里里外外都让我们看个遍，还让我们评价针脚是不是匀实，做的是不是合体漂亮。我说：“妈，你的手艺不减当年呢！这针线活儿，专业裁缝都做不出来！”老妈听了，满意地呵呵笑了。

# 副刊【情怀】15

## ■图片故事

# 糊灯笼过大年

□金鹤 文/图

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街上的很多商家和店铺，早早就把大红灯笼挂起来，来迎接充满希望和美好的一年。而我小时候在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自己糊上一对红灯笼，照亮自己家一年红红火火的好日子。过年糊灯笼已成为我们当地人过年的一种风俗。

从我记事起，奶奶家过年，爷爷就用红纸糊一对大灯笼，三十儿的时候贴完对联，就把灯笼挂上。晚上天黑了，爷爷就用蜡烛把灯笼点亮，我和弟弟们围着点亮的灯笼欢呼雀跃。那红艳艳的灯光把人心和整个门前、院子都照得亮亮堂堂。一家人吃过团圆的年夜饭，孩子们就满院子、满村子跑来跑去地看放鞭炮，好像过大年满街满村的男女老少都



# 丑娃娃

□蔡源霞 文/图

好友的小孩过十岁生日，我思索着买什么样的礼物才好。不想好友却让我别买了，说她家有好几大箱的玩具。我听了忍不住感慨，因为我家孩子也是如此，玩具多的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。

“记得我小时候，一个小喇叭都玩了好久。”好友感叹道，我不禁也陷入了回忆中。是啊，那时候的我们都有自己最珍贵的礼物。

我的生日在炎夏，那时候没有生日蛋糕，于是母亲便拿鸡蛋换根冰棍儿给我吃。因此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过生日便是吃冰棍儿。直到十岁那一年，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忽然回来了，他说在他工作的城市，十岁是个大生日，得大宴宾朋呢，虽然我们这儿没这规矩，但他也要回来陪我过一次生日。父亲给我带回了很多我没吃过的点心，如蒜油饼干、寸金糖、云片糕等等，但最让我喜欢的却是一个半尺长的塑料娃娃。

沉浸在喜庆之中。我们这群调皮而又淘气的孩子，有的踢毽子，有的跳绳，有的边跑边闹边唱：“过大年呀过大年，家家户户贴对联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欢声笑语庆团圆。”直闹到守岁的大人一个个来喊才肯回家去。我读初中放第一个寒假时，回奶奶家过年。看见爷爷岁数大了，眼神也跟不上了，就主动和爷爷说：“以后糊灯笼这个任务，就交给我来做吧，我一定会认真完成。”

灯笼的框架都是用铁条焊的，再用红纸剪好两个半圆形的弯月亮，在灯架上抹上浆糊轻轻地粘上去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其实想把灯笼糊得平平展展着实不易。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细心。最后，灯笼下面还要用彩色的纸裁成相同长度的纸条，然后把颜色错开粘贴在灯笼的底座上。

我第一回糊出来的灯笼有的地方不太平整，影响了整体的美观。可爷爷却充满慈爱地鼓励我说：“大孙女，第一回糊成这样就不错了，明年再糊就好了。”

年三十儿看着自己亲手糊的灯笼挂起来，那心情美极了。非让老叔给我和我糊的大红灯笼合张影。心里乐开了花，笑容自然在脸上随性绽放着。

如今，奶奶爷爷都不在了，我也年过四十。年的味道似乎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浓郁，但这样一段红彤彤的记忆，却在年关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漾出温暖的年的韵味。

那时我家在农村，孩子又多，一块布头都要留着打补丁，哪里有娃娃玩，因此父亲给我买回的这个洋娃娃我喜欢的不得了。

其实塑料娃娃真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娃娃。身子是淡黄色的，头上的卷发是油漆刷的，戴着用铁丝做的耳环，还画着长长的睫毛，睫毛下是一双大大的蓝眼睛。让我惊讶的是，这对眼睛居然是活动的，平放的时候眼睛就闭上了，竖起来眼睛便睁开了。我整个人都被这双眼睛给吸进去了，一玩便是一整天，走到哪儿都带着。

直到前几年，母亲晒箱子的时候还翻腾出我的那个洋娃娃，打电话来问我还要不要了。我带着儿子赶到母亲家，儿子原本很好奇我那么喜欢的玩具究竟是什么，可是一见却大失所望，嚷道：“妈妈，这么个丑娃娃，你怎么也会喜欢？”丑吗？用现在孩子的眼光来说或许是丑的，没有仿真的漂亮头发，没有好看的纱裙，没有灵动的四肢，可是对于当年的我来说，却是最珍贵的礼物啊。

正因为缺失，所以儿子嘴里的丑娃娃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在我脑海里依旧鲜活，甚至记得她的每一根睫毛是怎么长的。而现在的孩子虽然有一大箱的礼物，可要找出能够珍藏一辈子的玩具，恐怕是没有的。